

壁

◎人海

纪梅一直在关注着。午间,楼上会有一个年轻男人下来休息。这层有五六个会议室,中午的时候都是空着的。从电梯里出来,年轻男人会朝楼梯口的前台看上一眼。前台坐着纪梅和几个女同事,她们负责这里的服务。

年轻男人会微微朝他们点一下头,这是打招呼吗?然后走进某间会议室,关上。纪梅见过这个年轻男人好多次了,在许多的会议中,年轻男人端坐在后排中间,有几次还坐在主席台前,面色凝重。年轻男人也是很有礼貌的。每次,纪梅去倒水,走到他这边,他都是低低地说一声“谢谢”。

会议室里还没有人开会,男人是坐着还是躺着,纪梅是好奇的。有次,纪梅实在忍不住了,在离上班时间还有10分钟的时候,从位子上站起来,轻轻地推开了年轻男人休息的会议室的门。纪梅看到,他靠坐在一张皮椅上,脱去了鞋子的一双脚,架在另一张皮椅上。年轻男人听到了声音,迅疾地收回了脚,看着纪梅问:“一会儿有会议吗?等会儿我就走。”五六分钟后,纪梅走过会议室,门是开着的,年轻男人已经走了。年轻男人应是坐另一侧的电梯离开的。纪梅走进去,看年轻男人刚才坐过的真皮椅,都已经摆放好了。还有,房间里也没异味。纪梅记得,在家里,只要父亲一脱下鞋,就可以用臭气熏天来形容。纪梅想,这个男人好像不太一样。

关注多了,似乎也就成了一种习惯。差不多一到这个时间,纪梅就忍不住朝着电梯门去看,看着电梯门打开,年轻男人从里面走出来。几个女同事都笑她:“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?”“肯定是的,你们看你们看纪梅的脸……”纪梅的脸,不知怎么地,突然就不争气地烫起来了,怎么可能呢?但哪天中午,若是年轻男人不从电梯口走出来,不去会议室休息,纪梅心头就空荡荡,总有一份失落,甚至在想,他是不是今天休假了?是不是在加班,来不及休息了?

时间像流水,看似流得很慢,流着流着就很快了。一晃,纪梅在这里已经待大半年了,还有个把月就要过年了,父亲电话的声音还在耳边响着。父亲说,梅呀,过年你就回来吧,早点回来,你姑帮你在村里寻了个小伙,就是那个谁谁,你的小学同学,你还记得不?人家可对你印象很好呢!他已经赚了一些钱,你嫁过去正好可以享福……纪梅想啊想,还真想到了这个人,黑黑瘦瘦的,还拉过纪梅的小辫子,把她拉到哭。回去,真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吗?不由自主地,纪梅想到了那个年轻男人,白白净净、斯斯文文,还很有礼貌。纪梅特别喜欢听年轻男人讲那两个字:“谢谢”,柔柔地。

春节的脚步,哪怕是老太太的小脚走路慢腾腾,终究也是要走到的。那一个午间,年轻男人从电梯里走出来,走到会议室里。年轻男人关上门,纪梅就闯了进去,把一块黑巧克力塞在了年轻男人手上。年轻男人还没反应过来,纪梅已经快速地跑了出去。晚上纪梅就将回老家去,可能,以后也不会再回到这个城市了。躲在女卫生间的纪梅,不自觉地呜呜哭了起来。



猫缘

◎舒曼

— “妙妙,妙妙……”

雨,越来越大。可是,那个身穿白裙的女子依然还在小区来回焦急地逡巡着,呼喊着。

子潇已经好多次在经过这片花圃时,看见投喂猫粮的女子了。现在下班又看到这一幕,他疾步冲进花圃,为那女孩撑伞挡雨。

女孩扭过头,张开嘴似乎想说什么,身子却猝然瘫软下去……

“我,我,我怎么在这里?”女子睁开眼,打量着身边的一切。

“对不起!这,这是我家。刚才你在花圃里晕倒了,所以我就先把你背来了……”子潇局促起来。

“谢谢你!我,我有点贫血,刚才晕过去了。真的谢谢你!”

“不用谢。只是这么大的雨,你怎么就不懂保护自己呢?”子潇话语里,着实有些疼惜。

“请问你这里几零几?我住在这座公寓的603,我叫汐汐。”

“我就在你楼下,我叫子潇。”

在之后的日子里,两个年轻人共同照顾流浪猫,渐渐成了好友。

子潇说,他不是本地人,海外归来后进入这座城市的一家央企工作,单身。

汐汐说,她也不是本地人,来到这座城市已三年,在一家企业做财会;她的男友,半年前去世了……

两人聊了许许多多;年轻的心,都袒露出沧桑的一面。

二

“子潇,我要离开这座城市调往省城了。我想请你继续替我照顾大橘和它的孩子,好不好?”

“你,你要走了?”子潇努力让自己的情绪保持平稳,“没,没问题的,你不要担心。”

“好。那,那就拜托你了。”汐汐一边说,一边把一只鼓鼓囊囊的大包放在门边,“子潇,妙妙一家这半年的猫粮我都替你备好了。以后,我也会寄来,不用你操心……”

“我走了。”沉默良久,汐汐转身,拖着有些沉重的步履,离去。

子潇,再也看不到那个在公寓楼下花圃里投喂流浪猫倩影了,变得有些魂不守舍。

三个月后,汐汐突然打来了电话。子潇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好一个劲儿地“报平安”。“都好,都好!全都养胖了!一个个都肥嘟嘟的。”

“好,那我们视频吧!你让我看一看它们。好不好?”

“没问题!”

探视完了猫,视频通话中的两个人,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都不说话,却也久久舍不得关掉画面……

视频通话自从开了头,汐汐和子潇就刹不住了。每天下班后,不是汐汐呼子潇,就是子潇呼汐汐,不仅仅是无话不谈,而且,慢慢地,关心也变得无微不至。

冬天要来了,寒风呼号。“我得好好将你们喂养好。否则,我怎么

向汐汐交代呀?”眼看天一天比一天冷,子潇作出决定:将大橘妙妙一家接到自己的家中!每天下班回到家后,与汐汐视频通话的子潇向她展示着三个可爱的家伙时,他觉得,那真是最幸福的一刻。

三

大年三十,子潇因为公司有事,没能回家,一个人在为自己做年夜饭。汐汐早就告诉过他,自己会回父母家过年。

“笃笃笃!”

这个时候,会是谁呢?有些狐疑的子潇开了门:“汐汐!”

看着同样撒着腿儿奔跑过来的妙妙和它的孩子们,汐汐欢呼着,将它们一只只搂在怀里。

年夜饭最后是汐汐做的,她说她故意骗子潇自己回家去了,她只是要赶紧兑现为子潇做饭的诺言。

借着微醺酒意,汐汐告诉了子潇关于她和逝去的男友跟妙妙的往事:两人的恋情在老家不被双方家人认可,他们负气出走来到这座城市。男友也常来这里和她一起照顾流浪猫,却不曾想到在工地遇到意外身亡。此后,她就更加将他们曾一起喂过的妙妙视为家人一般的存在……

汐汐说完了,两人相对很久,子潇用手轻轻为她抹去眼泪,问:“你还走吗?”

“我辞职了。我不走了!”

爱有印记

◎刘希

那天我无意中发现他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,是一条蓝色的牛仔背带裤。压箱底近二十年,并未褪色,依旧完好如新。我拿给老公看,他呵呵地笑起来,瞬间满脸喜色。

很多往事又回荡在我的脑海。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,这是他第一回给一个女孩子买礼物,用了他月工资的三分之一。我还记得收到这份礼物我很意外。我们当时虽互有好感,还没有捅破那层纸,他约我见面,说:“我买了一套衣服,不知道你喜不喜欢?”那是一件白T恤、一条牛仔背带裤,是那时候最流行的款式,我都喜欢。后来,他在信里说

想给我一个家,我们才正式在一起。我突发奇想:不如把裤子留下来,将来可以拿出来慢慢重温。

时间好不经用,似乎是一转眼,我们都结婚十多年了。看着那条牛仔背带裤,他伸出手来,握着我的手,很久都没有松开。

我还珍藏着当年他写给我的信和用过的IC电话卡。那时候交通并不发达,我们身处不同的城市,一个月只能见两次面。打电话贵不说,还需要在外面的电话亭排队打,我珍藏的IC卡足足有五十多张,工资本来就不高,却每个月要消费两三百元电话费。打电话仍觉得不

够,于是写信。那会儿他刚接触电脑打字,所以信多半都是打印的。虽然并没有什么甜言蜜语,但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忱,让我看到了希望。我把这些信和电话卡用一个小木箱子都珍藏起来。

再后来我们结婚后,我们还会彼此送对方一些礼物。我送给他的CD机、他送给我的照相机,我送他的望远镜、他送我的平板,虽然都被时光淘汰了,但都是我箱子里的珍宝。每每看到,我们的内心就会盈满幸福和感动,那些生活里的烦恼和不快便烟消云散,并且更加坚定了要一辈子对爱人好的决心。